

泰国泼水节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

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, 泰国传统新年“泼水节”来临, 全国各地一连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, 全民互相泼水祈福, 气氛欢乐热烈。泰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泼水节的游行活动, 受到民众欢迎。

泼水节(亦称宋干节)是泰民族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, 庆祝活动包括民间盛会、花车游行、选美比赛、文艺表演等。十三日下午二点, 部份泰国民众在曼谷素坤逸大街举行游行庆祝, 游行队伍由花车、宋干小姐、乐队、自行车、三轮车队、民众方阵等组成。泰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旗队、腰鼓队、仙女队(左图)等也参加了游行。法轮功队伍整齐, 服装亮丽, 精神饱满, 备受瞩目。

背景介绍: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, 或大法,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, 以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, 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, 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, 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, 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, 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, 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、讲真相活动。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“真善忍”信仰, 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。

“法轮功是救人的功法”



【明慧网】五十多岁的宋女士, 不久前她的家象天塌了——作为家庭主力的她得了宫颈癌, 而且得的很奇特, 暂时不能做手术, 只能“放疗”。

“放疗”给她带来的痛苦简直生不如死, 疼得满地打滚, 吃不下饭, 最后发展到一个月没睡觉。丈夫急坏了: 五、六万花了, 现在的医学也就这样了, 难道瞪着眼看妻子被折腾死吗?

二零一一年八月, 丈夫抱着最后一线希望, 把妻子的病情跟一位大哥说了, 大哥、大嫂便去了她家。宋女士看到他们很惊讶, 因为他们是小区的名人。丈夫说: “你跟大哥他们学法轮功吧。”信任丈夫的她: “好。”就这样, 她每天去大哥家学习法轮功。

仅仅几天的功夫, 小区的人们便看到她挺直了腰板, 走在两家之间往返的路上, 而且胖了, 脸上有了笑容。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的脸上也是笑意荡漾, 这笑意也传给了每一个见着他们的人, 人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, 并祝福宋女士早日康复。

许多人找机会到大哥大嫂家串门, 都跟宋女士说: “这功好, 你就信吧。”宋女士说: “我都不用张开口跟人讲法轮功如何如何, 知道我的人一看到我, 就知道法轮功是救人的功法了。”

乐山迫害案例

■ 冯居伦, 男, 四十多岁, 乐山市法轮功学员。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, 冯居伦在乐山长江市场讲真相时被国保蹲坑, 通江镇高墩子社区邪党书记黄某, 伙同两女闯到冯居伦家骚扰。四月十日早上, 三人又闯入冯家, 绑架了冯居伦。高墩子社区地址: 乐山市中区通江镇裕园街 87 号, 邮编: 614000。

■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, 乐山市万人小区的法轮功学员万秀芝、伍俊华、万永香、廖姓法轮功学员被市中区通江派出所恶警绑架。廖某被关押在五通桥区, 万秀芝、伍俊华被关押在乐山石柱山看守所, 万永香(女, 七十九岁)被非法抄家。

■ 汪汝容, 女, 四十三岁, 乐山市杨湾乡法轮功学员。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, 国保大队长简川兵、谢税容、杨国文、吕久洪等十多人闯入她家中抄家, 后绑架到乐山石柱山看守所。一个月后, 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, 非法劳教一年半。

■ 乐山市中共政法系统黑恶势力: 市政法委书记罗建安; 市国保局长游东宪; 市公安局局长陈正权, 副局长杨晓江; 市国保支队长孙建平, 政委李德友, 大队长万朝英, 副大队长李洪涛; 市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毛加新; 国保大队长卢德富, 副队长吴畏; 国保简川兵、谢税容、杨国文、吕久洪。市“六一零”操纵各社区在小区和乡镇大量张贴举报法轮功奖励 2000—3000 元的传单, 有小区见人就发, 还发到汽车上。

關注
迫害

乐山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荣跃、陈炼

【明慧网】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的五马坪监狱，连续谋杀法轮功学员，而且日趋凶残，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，就谋害致死了冯忠良、高光崇、蒋云宏、刘学明、徐浪舟等五个（已知）法轮功学员。

祝伟，现任乐山五马坪监狱邪党书记、监狱长，男，五十几岁。祝伟从乐山市硫磺厂监狱调五马坪监狱后，就不停的命令全监狱的狱警为了达到邪恶的洗脑“转化”目的必须不择手段，公开叫嚣“不死不放人”。在五马坪监狱被迫害致死的几位法轮功学员，全死于祝伟二零零六年九月调到五马坪监狱之后。

张荣跃，男，六十九岁，四川省广汉市法轮功学员，冤判四年，非法关押在乐山五马坪监狱，现被乐山五马坪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。

陈炼，男，五十岁，广汉市福利院医生。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，陈炼因讲真相被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非法判冤刑三年半，劫持到乐山五马坪监狱，在这里只准吃饭八分钟、小便一分钟、大便二分钟、洗漱三分钟，一周给一小盆热水洗澡。因他讲真相被恶警高虎（教导员）、王×（副教导员）劫持到严管组加重迫害一周，全天坐地上，每顿一两饭，很晚才让睡觉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在七监区，陈炼因讲真相被恶警周显灵（副教导员）、唐贤德（教导员）、张某（七监区长）、李松林（管教）、童林（管教）劫持到严管组，冬天只准穿一条薄裤子，一件秋衣，早晨吃一个馒头、一两稀饭、午餐晚饭一并吃三两饭及一点水，白天站

军姿，晚上坐到凌晨二一四点才准睡，六点左右起床。严管组长王建庆逼他洗冷水澡，叫几个犯人向他泼冷水，致使他当时呼吸都很困难。在这酷刑迫害的四十二天中恶警们强迫他写“三书”放弃信仰，恶警童林还用脚猛踢他胸部，用反铐双手盘坐地上，使他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，体重减少了二十多斤。

二零零九年六月，陈炼因炼功被恶警周显灵、李松林、童林劫持到严管组迫害二十天，不分昼夜的站军姿，清晨五点过才准睡，六点左右起床，双脚都站肿了，每顿给很少的饭吃，直到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陈炼才出狱。



“四·二五”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触动了中共什么？

“四·二五”上访是“搞政治”吗？

有人说，“四·二五”法轮功学员上访是“搞政治”，中共当然要打压。

对此，美国学者叶先生指出，“政治”一词在西方社会本是个很平和的词，人们将“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”叫政治，除宗教、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；在中国，古人也说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。从正常意义上讲，参与政治绝非哪部分人的特权，是公民的正当权利。而中共把“政治”一词异化为“政治权力的斗争”。

历次运动中，中共要打倒谁，得先给戴上几顶“帽子”；中共要迫害法轮功，不罗织几条莫须有的罪名谁能跟着干呢？“四·二五”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（上图）的诉求不过是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和强身健体的基本权利，与中共所定义的以“夺权”为诉求的“搞政治”风马牛不相及。但“欲加之罪”的中共还是以“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”的“莫须有之辞”，把“搞政治”的帽子扣到法轮功头上后大打出手了。时事评论人士欧阳非先生认为，中共惯于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，你不跟它整人害人，它说你不关心政治；它撒谎，你揭露它，它整你；它诽谤，你去澄清时，它迫害你；你讨公道时，它说你反政府……总之，你跟它不一致了，它就说你“搞政治”，就要实行迫害。中共执政以来弄的人



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怪异的思维，它没整到你头上，你得对它感恩戴德；它整你了，你得忍着等平反。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颤颤兢兢的在中共的“党政治”里讨生活。

由于“党政治”与欺骗、杀戮和暴政相联，带给人的是厌恶和恐惧，“政治”一词在国人心中成了肮脏的代名词。

于是，中共造就了一个政治怪圈。许多中国人变得讨厌政治，回避政治，不关心政治，不但丧失了反迫害意识，还产生了“良知错位”——一旦谁被贴上“搞政治”的标签，人们就会不管中共用如何卑鄙流氓的手段残害无辜，都不去同情受迫害者，不去谴责施暴者，而反过来责备受迫害者，指责受害者的反迫害努力，仿佛“搞政治”比中共杀人害命更“罪不容恕”，甚至有些人参与迫害而求自保。

面对中共长达十年的造谣诽谤和灭绝性迫害，法轮功修炼人不向邪恶势力妥协，始终坚持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正信，和平的向世人澄清事实和真相。

如果非要把这也说成是“搞政治”的话，那这种“政治”不是“搞”的越多，越对人民有好处吗？我们何不当堂正正的“搞”，以揭露和制止迫害、解体邪恶，彻底从中共“党政治”的迫害中解脱出来呢？